

清儒學案

世章



貳捌

清儒學案卷六十

天津徐世昌

梁村學案

梁村學宗程朱深醇平實紹李文貞張清恪之傳學派最
正教澤甚長葛山繼之兩世經筵竭誠啟沃無不以正道
爲依歸洵不負所學矣述梁村學案

蔡先生世遠

蔡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居邑之梁山下學者稱梁村先生康熙
己丑進士改庶吉士請假省親旋丁父憂迨服闋赴京以假滿
逾期休致時安溪李文貞方纂性理精義薦爲分修書成回籍
主講鰲峯書院雍正元年特召入都授編修命侍高宗讀厯官
至禮部左侍郎因失察族姓家人事降二級調用尋命復職十

一年卒年五十有二高宗御極追贈禮部尙書諡文勤加贈太傅先生父璧以拔貢生爲羅源教諭儀封張清恪撫閩特延主鰲峯書院先生少承家學爲諸生時卽卓然以古人自期敦踐履別義利博覽經史務爲有用之學嘗語學者當爲第一等人俗儒溺時文希富貴不自計樹立若何此鄙陋之至無足與論卽讀書止供作文講學不務躬行皆可恥也及入侍內廷十年無一日之閒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其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古今興亡治亂及君子小人消長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嘗與高安朱文端同編歷代名臣名儒循吏諸傳及所選古文雅正皆有益於學者著有鰲峯學約一卷朱子家禮輯要一卷合族家規一卷二希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

參史傳
方苞撰墓

誌銘 李紱撰墓誌銘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文集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
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
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
孔鄭諸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
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如日月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
師友之相與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漢儒者以爲徒事訓
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
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
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

議宋儒者以爲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爲僞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略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漓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今尙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乎我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來諸儒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嚮風矣高安朱先生體究正學服膺儒行論道經邦之暇與世遠議修厯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安溪李君立侯纂爲傳論李君通經考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

高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隘服古而清修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志道以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歧於異說不汨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四書朱子全義序

聖賢教人之法莫切於四子之書解四書者莫備於朱子朱子之解四書也有集注有或問有中庸輯略有論孟精義議論往復則散見於文集語類諸篇讀四書者卽朱子之書三復之而義具矣四子之書平近無奇長國家者恐人之不肯誦讀而玩索也於是以經義取士定爲程式使自證其心得而發揮其蘊奧非由此者雖奇材異敏魁閎博通之士不得以自進又恐人

之背馳其說附會舛錯而莫知所折衷也於是以朱子之註頌之學宮使天下讀是書者有所依據而返之於身以措之天下國家者可不留餘憾矣沿習旣久學者視爲具文甚者惑溺於異說汨沒於講章厭棄傳註支離剽竊無有力究聖人之微言大義者嗚呼朱子之學不明而四書之義亦因以晦矣朱子竭一生之精神以作集註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然必參之或問以暢其說參之輯略精義以致其詳參之文集語類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旨歸其覽之也全故其研之也悉其知之也至故其行之也力以之爲文章則是非不謬於聖人以之建功業則巍然爲命世之豪傑然則今之讀四子之書者專求之朱子之書而已足而朱子之書簡帙浩繁無力者苦不能徧致又不能合聚於章句之末以得其要約之方也柏鄉相國魏貞菴先生

有憂之採朱子諸書彙於集註之後名曰四書朱子全義先生
輔弼兩朝聲績論著炳烜天壤顧此書尙藏於家未鋟以行世
歲庚寅季子念庭來守吾漳始出以授詹兼山先生校而刊之
兼山爲吾漳隱君子考訂既核剞劂成書念庭屬世遠序之世
遠海濱末學何能窺見萬一顧嘗讀此書而歎其義蘊之畢該
編次之盡善也前乎朱子之解四書者朱子或則存之或則爲
說以辨之矣後乎朱子之解四書者其佳者多不出朱子之範
圍其自詡爲奇異可喜者皆朱子或問中之所刊駁而不遺者
也其駕空躐等恃超悟而誇新得者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
亂眞者也其句釋字解使本文語意反以沈晦則近世之講章
而朱子所詆爲俗儒者也方今天子神聖久道化成特躋朱子
於十哲之次凡朱子之書靡不通貫而表揚之是書之出適當

其會吾知天下之讀是書者由朱子以上求之四子沈潛反復
不囿於科舉而有以自奮其身於聖賢之歸治隆於上俗美於
下則貞菴先生之嘉惠後學誠宏且遠也念庭克承公志而梓
之以行世亦可謂繼述之大者矣

居業錄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儀封張先生於三山署中授以
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
生一布衣耳歸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致從祀廟庭享食百
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識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
辭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
之人不足以追踪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
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

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頽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蹠蹕厲不過潮海豪氣矜已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眞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之教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駕空籠侗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致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

浩然之氣勝也張先生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
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不囁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
聖賢之奧不難矣

學規類編序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閩中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
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
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
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
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
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啟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
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
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

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己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張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

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
弊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
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
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
所止尙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
此也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藥詞
章以正而力啟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尤爲深切
著明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
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
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鈔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

年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苟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褻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尙也措之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爲心聲辭尙體要斯

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

困學錄序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正編續編仲子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中州古稱理學之區國朝則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最著先生宗仰潛菴而與逸菴相師友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禮致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

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有加每念庸虛不甘暴棄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言欺人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義利之辨而大發其惻隱之心先生分巡濟寧時值歲饑攜家資數萬振活數十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振糴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中書存厯內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懷

然而滿腔惻隱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
勸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
敦行之士知其人則令所屬資送未得其人則令薦送來見則
接以賓主之禮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
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
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
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
食之見先生厯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
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督臣噶禮之奸貪疏
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卒賴聖明公道
得伸夫爲大臣而稍動身家之念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
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先生直節勁氣